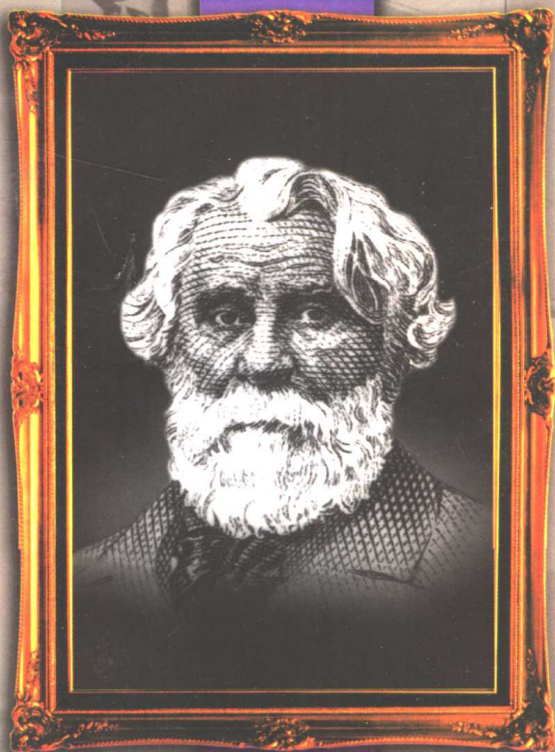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外国名人自传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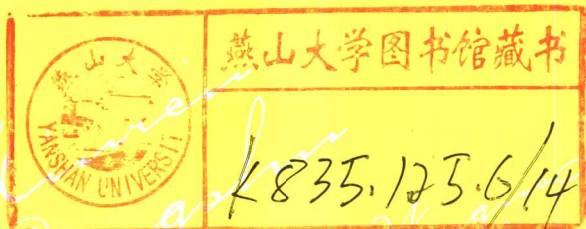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自传

6
Turgenev
Fyodor Dostoevsky

屠格涅夫自传

朱宪生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0332653

屠格涅夫自传

译者：朱宪生
责任编辑：王丽华 伍恒山
责任校对：卢新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1.375
字数：270,000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46-4/I·1158
定 价：1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屠格涅夫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生涯中是颇有些戏剧性因素的。在个人生活中他执意追寻的，始终无法实现；而在创作中他的一些“无意”之作，却又往往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人生和文学创作中的无穷奥妙和缤纷色彩在他身上显露殆尽。如果说他人生中那种执着的追求、永久的期待和无尽的放弃曾给他带来激动和激情、欢乐和喜悦、痛苦和悲伤，而且这种种丰富的感受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未必不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从而使他为后世既留下大量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壮丽画卷，也留下许多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哀歌和夜曲；那末他创作中的一些看似无意的成功，自然也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作家认识和把握、反映和表现生活的天才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屠格涅夫无疑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影响巨大的外国作家之列。他的创作，不仅在我国读书界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好几代作家的创作，不少人认为他是对我国现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而对于这一论断，读书界和学术界几乎没有任何异议，这种惊人的一致性，即使不是绝无仅有的，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这之中除了他的作

品对时代的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准确而敏锐的反映和表现、对进步知识青年的热情赞颂和对人性、人情的淋漓尽致的抒写以外，也就是说除了他的创作的进步的（从另一角度说是真善美的）思想内容以外，显然还与他创作的高度艺术感染力、高超的艺术技巧、精美的语言和独创性的文体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创作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与他的诗学原则）有密切关系。

屠格涅夫登上文坛之际，俄罗斯文学正开始由诗歌转向散文（此处是指广义的散文，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是生活向文学提出的新的要求的必然，也是新的文学潮流即现实主义潮流对俄罗斯文学冲击的结果。

普希金在1830年完成“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创作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写作少量诗歌之外，他的主要精力已转向散文。屠格涅夫的另一先驱莱蒙托夫在普希金逝世之后一举崛起时，俄罗斯诗歌（准确地说是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闪耀的已是最后的余辉，尽管这余辉因莱蒙托夫这颗新星的出现依然显得璀璨夺目。可是，即便是莱蒙托夫这样非同凡响的诗歌天才也无回天之力，诗歌要被散文所取代，看来是必不可免的了。与莱蒙托夫同时代的果戈理看来是识时务的俊杰，他虽也不乏诗歌天才，甚至在诗的领域中也曾有试作，但他却十分明智地及时地步入了散文的园地。他先是以短篇作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继而以他的不朽之作《钦差大臣》震撼了整个俄罗斯；而决定他成为“自然派”的领袖和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光辉地位的是他的散文杰作——长篇小说《死魂灵》。这部作品是俄罗斯文学的散文时期真正确立的纪念碑，开辟了俄罗斯文学的“果戈理时期”，而果戈理也因此获得了“俄罗斯散文文学之父”的称号。

这样，到果戈理的《死魂灵》问世的1842年，俄罗斯的诗歌时代结束了。对此，批评界似乎没有异议，别林斯基也认为，俄罗斯诗歌“即使是没有死去，那也是睡着了”。

可是，钟情于缪斯的仍大有人在。就在《死魂灵》出版的第二年，一位青年诗人带着一部长诗登上文坛。他的出现，似乎使得俄罗斯诗歌有点儿回光返照的样子。对此，别林斯基似乎有些兴奋，他称这部诗作“就是俄罗斯诗歌醒来片刻间讲述的美梦之一”。这部长诗就是屠格涅夫的《帕拉莎》。

就天性而言，屠格涅夫是极富于诗人气质的，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容易感受诗意”的人。他生长在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期”，普希金在他眼中是一个“半神明”的人物。他崇拜普希金；崇拜莱蒙托夫；甚至还对着当年名噪一时的、后遭别林斯基严厉批评的诗人别涅季托夫的诗集热泪盈眶。不管后来他怎样觉得当年的举动有多么可笑，但他的诗人的气质由此可见一斑。此时，他正从浪漫主义的故乡德国留学回来，并通过了哲学硕士的考试，然而他无意去做一名哲学教授，更无意步入官场。他热情洋溢，满怀着当一名诗人的梦想，打算在缪斯的领地里一试身手，而《帕拉莎》则是他的第一部大型作品。

也许是出于对俄罗斯诗歌的某种惋惜之情，别林斯基专门为这位他当时还不曾谋面的诗人的长诗写了一篇短文；也许是别林斯基独具慧眼，在这部诗作中发现了作者非同寻常的才华，并预言青年诗人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总之，批评家对《帕拉莎》的肯定和赞扬极大地鼓舞了初出茅庐的屠格涅夫。他由这部作品与别林斯基结识，并成为他的挚友，甚至后来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要人们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

继《帕拉莎》之后，屠格涅夫又创作了几部长诗和一些抒情诗，它们之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可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在文坛上引起更大的反响，有的还遭到他所尊敬的别林斯基的否定。看来，他的诗人的梦想就要破灭了。是他缺乏诗人的才华吗？显然不是，他无疑是拥有卓越的诗才的，别林斯基的眼力是不会错的。可是，俄罗斯的诗歌时代已经过去，他生不逢时，注定了是当不成诗人

的。或许，就是普希金赶上这个时代，大概也无法阻挡俄罗斯诗歌时代的结束，无法阻挡新的文学潮流的发展趋势。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什么“命运”的话，那生得逢不逢时大概就是人们自己无法掌握的“命运”。不过，既然屠格涅夫生长在这一时代，自然会有另一种“命运”在等待着他，他当年的失望和忧伤，他后来的成功和喜悦，现在看来都是“命运”早已安排好了的，但他自己在当时和以后都无从预料、无从得知，也许命运的神秘、残酷和魅力正在于此。

确实，屠格涅夫的文学命运如同文学本身一样奥妙无穷，令人莫测。正当他准备放弃诗人的美梦、放弃文学的幻想的时候，他在散文领域的一篇“无意”之作，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地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是今天我们翻开《猎人笔记》时看到的首篇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自然，在今天看来，这篇随笔的成功，与其说是形式上的成功，不如说是内容上的成功。不过，屠格涅夫毕竟找到了既符合时代要求、顺应文学潮流，又与自己的才能特点相协调的文学形式。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止，一连写就近二十篇这样的随笔故事。等到《猎人笔记》结集出版时，屠格涅夫已由一个“三流诗人”（1843年他与维亚尔多夫人结识时人们曾这样介绍他）一举成为闻名全俄罗斯的大作家了。严格地说，屠格涅夫是带着他的成名之作《猎人笔记》正式登上文坛的。

然而，“随笔”毕竟还只是散文中一种小型样式，虽然屠格涅夫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但面对着迅速发展的、越来越复杂化和深刻化的生活，他越来越感到这一形式的局限性，越来越不满意人们仅仅把他视为一位“随笔”作家。他思索着，探索着，他要寻找一种大型的散文形式，一种新的叙事体裁。他首先找到的是中短篇小说，接着他又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尽管当年他对中篇和长篇的异同还不十分清楚。屠格涅夫显然又成功了，而且是更大的成功。他留给后世的六部长篇小说和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不但确

立了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正像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一样,高潮动人心魄,而尾声又撩人心弦,屠格涅夫的文学生涯在临近尾声的时候,又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这时,他已是闻名全欧的大作家、被人称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不少著名的欧洲作家还尊称他为自己的老师。作为第一位拥有全欧影响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也许该满足了。可是他似乎还有某种遗憾,他年轻时要当一名诗人的美梦,似乎总在触动着他。他一辈子苦苦追求缪斯,但缪斯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可是,屠格涅夫哪里知道,缪斯对他这个忠实的追求者,是一刻都不曾忘怀的。他的散文随笔、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之中所洋溢的诗意,更还有他作为小说家而获得的“抒情诗人”的美称,不就是缪斯对他频频顾盼的结果?须知缪斯毕竟还不是上帝,还不是万能的,在那个散文时代,缪斯有时也无能为力,缪斯也要等待时机!就在屠格涅夫步入暮年、身心交瘁之时,缪斯见时机已到,便暗中把他引入诗歌的殿堂。这就是远离故乡的屠格涅夫在晚年与孤独相伴、与病魔搏斗时,在零星的纸片上写就的八十三首散文诗。他是为自己而写的,无意公布于世,可艺术家是没有私有财产的,艺术家自己的,就是人类的,就是世界的。这是屠格涅夫奉献给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最后一份礼品。以诗人起步的散文大师又以颇具创新意义的散文诗为他的生命和创作作了一个诗的总结,留下了一个诗的遗嘱。屠格涅夫再一次在“无意”中获得了成功。从诗歌的园地里起步,在散文的海洋中畅游,到达的是散文诗这一“新大陆”,这就是小说家-诗人屠格涅夫富于诗意和戏剧性的文学命运,其本身便是缪斯的一个杰作。

与作家文学生涯中的“无意”之作成功的辉煌相比,屠格涅夫个人生活中的“刻意”追寻未免显得过于暗淡:他仪表堂堂,温文尔雅;他青年饱学,气度非凡;他的家族虽不像托尔斯泰的那

样显赫，但无疑也是一个“贵族之家”。可他一生都在动荡中度过，甚至还蹲过沙皇的监狱；他从中年起就长年居住在国外，没有家室；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的境况更是悲苦，孤独和病痛折磨着他，最后客死他乡。他一生中至少和四五个女子有过恋情，但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不如说他笔下的人物和他一样），似乎都在主演和导演一场场“不成功的恋爱”，留下几多“悔恨”，几多“惆怅”。他与巴枯宁的妹妹、“女才子”巴枯宁娜一见如故，但最后像罗亭一样退避三舍，几乎落得个“负心汉”名声；他对托尔斯泰的妹妹——托尔斯泰雅颇有好感，但最终只留下一部寄托他的情感的中篇小说；他与一个农奴女子阿芙多吉娅有过一段私情，她甚至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波琳娜），但这无疑也是一个不会有结果的恋情；而他对维亚尔多的恋情，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悲剧”，然而他心甘情愿追随她到天涯海角，在她的家旁搭个“小巢”栖居着。也许他对爱情有独特的看法，也许他的一场场“恋爱”的目的在于“体验”这种神圣的感情，无怪福楼拜在听完屠格涅夫关于爱情的一番高见之后，便心悦诚服承认自己不懂爱情。

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屠格涅夫惋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倒是要感谢命运之神对他的这般“残酷”，因为倘若屠格涅夫安于在他的庄园做一个悠闲自在、儿孙满堂的贵族，那俄罗斯只会多一个平庸的地主，而世界文学也就少了一个大师。

屠格涅夫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几乎渗透于他的全部创作之中：在抒情诗里，他记录了他青年时代的感情波澜；在成名之作《猎人笔记》中，他情趣盎然地描写了他“猎游”的见闻和他与俄罗斯农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一系列中短篇名篇（如《木木》、《普宁与巴布林》、《初恋》、《阿霞》和《春潮》等）中，他描绘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叙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展露了他的情怀；在长篇小说（如《罗亭》、《贵族之家》、《烟》等），读者也不时地看到他的身影；而他晚年抒写的“天鹅之歌”——《散文

诗》，更是他人人生体验和感情历程的真实写照和诗意的总结。无怪屠格涅夫当年每逢被问到有关他的自传一类问题时，他总是这样回答：“我的传记在我的作品里。”

同时，作为一个作家，屠格涅夫也是非常幸运的。他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他有幸作为学生见到过那些伟大的前辈，又注定了作为老师与那些杰出的同时代人或后辈密切交往，他甚至还把这种交往扩大到欧洲。时代恩赐于他这种机遇，而他也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创作活动回报了时代。他的有关果戈理、别林斯基、斯坦凯维奇等一系列杰出人物的回忆录，不仅成为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精神风貌的珍贵资料，同时也是他个人重要经历的真实记录。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些回忆文章也是世界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散文精品。

在屠格涅夫的文学遗产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他留下来的五千多封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对友人的倾诉和表白，他与同行们的交流，他在创作和生活中的苦恼和喜悦等等最具个人色彩思想和情感，都以一种最直接、最纯朴的方式表露出来。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看到屠格涅夫用他的作品、回忆录、文学批评和书信“现身说法”，听他讲述他的故事，听他回忆他的伟大的前驱和卓越的同时代人的业绩和逸事，听他纵横评论文坛巨人和佳作，听他倾诉创作的苦恼和喜悦、爱情的欢乐和忧伤……

朱宪生

1997年9月于上海

目 录

| | | |
|-----|-----|-------|
| 1 | 前 言 | |
| 1 | 第一章 | 我的小传 |
| 4 | 第二章 | 少年时代 |
| 16 | 第三章 | 初恋的感觉 |
| 38 | 第四章 | 文学晚会 |
| 54 | 第五章 | 忆果戈理 |
| 77 | 第六章 | 留学途中 |
| 85 | 第七章 | 益友良师 |
| 102 | 第八章 | 心灵之友 |
| 111 | 第九章 | 维亚尔多 |

目 录

| | | |
|-----|---------|------------|
| 145 | 第 十 章 | 忆别林斯基 |
| 180 | 第 十 一 章 | 巴黎事件 |
| 196 | 第 十 二 章 | 《父与子》和六部长篇 |
| 215 | 第 十 三 章 | 一个艺术家的沉思录 |
| 230 | 第 十 四 章 | 与友人书 |
| 256 | 第 十 五 章 | 致列夫·托尔斯泰 |
| 272 | 第 十 六 章 | 域外情谊 |
| 286 | 第 十 七 章 | 暮年心曲 |
| 340 | 第 十 八 章 | 生活和创作年表 |
| 352 | 后 记 | |

第一章 我的小传*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0月28日(俄历9月9日)生于奥廖尔市,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卢托维诺娃,在他们三个儿子中排行第二;长子尼古拉至今仍健在,幼子谢尔盖在十六岁时去世。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的父亲曾在驻扎在奥廖尔的叶里萨维特格勒胸甲骑兵团服役。他在以上校军衔退役后,定居于他妻子的领地、距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市十俄里的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村^①,在1822年携全家及仆人——乘两辆带篷马车——出国旅行,在国外旅行期间,伊·谢差一点丧命:在瑞士的伯尔尼市,他在观赏熊的时候从护栏上滑落下去,父亲好不容易才抓住他的一条腿。回到斯巴斯科耶村后,屠格涅夫全家开始过乡村生活。这是一种贵族式的、散漫的、自由自在的和琐碎的生活,如今一代人对这种生活的记忆差不多已消失殆尽——这种生活中通

* 该自传系屠格涅夫本人所撰写,最初刊载于1876年出版的《俄国文库》第4期上。

① 现为屠格涅夫纪念馆。译者曾访问过这里。

常总是少不了家庭教师和来自瑞士或德国的教师，也少不了家仆和家奴。1827年初，屠格涅夫一家迁居莫斯科，在萨莫焦克街买了一幢房子。而在1833年，还不足十五岁的伊·谢就进了莫斯科大学的“文学”系，当时就是这么称呼这个系的。在自己以往的教师中，伊·谢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俄语教师德·尼·杜宾斯基、数学老师普·尼·波格列里斯基，以及当时已相当有名的文学家、总在自己的诗作上署名为“O”的伊·普·克柳什尼科夫。伊·谢在莫斯科大学的时间不长，总共只有一年；他听过波戈金教授、研究谢林哲学并讲授物理学的巴甫洛夫教授和与他共事的波别多诺斯采夫老头的课，这位老先生向大学生们一个劲儿讲授罗蒙诺索夫的颂体语言并要他们“演讲”。1834年，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的父亲为了让他与参加了近卫军炮兵的兄长生活在一起，便把他转到彼得堡大学。也就在这一年，伊·谢的父亲与世长辞。1837年伊·谢通过副博士的考试，离开彼得堡大学，于1838年乘“尼古拉一世”号轮船去柏林完成学业，轮船在离特拉维明德不远的地方起火。在彼得堡大学他所学不多，在教他功课的所有教授中，只有普列特尼约夫^①对听课学生具有影响力。在柏林，伊·谢主修黑格尔哲学（师从韦德尔）、语文学和历史。当时，柏林大学能以伯克、楚姆普特、兰克、里特尔、甘斯以及其他不少人的名字而夸耀于世。伊·谢在柏林学习了两个学期；同他在一起听课的有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凯维奇。1840年他曾回俄国作短暂逗留，并去意大利旅行。之后，又重新回到柏林，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左右，与当时尚未从事政治活动的、有名的巴枯宁同住一个宿舍。1841年他回到俄国，并于1842年进内务大臣办公厅在弗·伊·达里手下供职，工作上表现很不好，自由散漫，于是便在1843年辞职。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了——出版了一部篇

^① 此处及以下涉及到的人物在后面大都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加注。

幅不大的长诗《帕拉莎》，但未署上自己的名字，并结识了别林斯基。在这以后的两年间，他继续写作了一些没有受到、也不配受到赞扬的诗作乃至长诗，而在 1846 年年底出国之际，他决定完全中止或改变自己的文学活动；但他留在刚刚复刊的《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的一篇题名为《霍尔与卡里内奇》的小型散文作品的成功，使他又回到文学工作上来。从此，这项工作就没有中断过——去年他的选集已出了第五版。只是在 1852 年这项工作有过一段时间不长的中断，当时，因为他的关于果戈理逝世的文章的发表，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因为《猎人笔记》单行本的出版，伊·谢被关进警察局达一月之久，后来又被送到乡下居住，只是在 1854 年他才从乡下返回。从 1861 年起，伊·谢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国外。

第二章 少年时代

1830年

老用人菲利佩奇像平日一样踮起脚走进房来，鞠了一躬，把手里捧着的一个铁盘送到我祖母面前，盘里放着一个用纹章火漆印封牢的大信封。我祖母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五分钟以后走进来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男人，黑头发，黝黑的皮肤。

“你姓巴布林吗？”我祖母问。

“太太，正是这样。”那人用低沉平板的声音回答。

“你是俄国人吗？是东正教徒？”

“太太，正是这样。”

祖母取下眼镜把他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他并不埋下眼睛，却只是把双手抄在背后。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祖母说，“在他信里竭力推荐你，说你不喝酒，做事勤快；那么你又为什么离开他呢？”

“太太，他需要另一种性质的人管理他的产业。”

“我并不请你来做我的管事，我只请你做我帐房里一个办事员，一个司书。”

“太太，我字写得不错。”

“你结婚了？”

“啊，太太，没有结婚……不过有个人跟我住在一块儿……是个男人，一个同伴……一个穷朋友，我和他没有分开过……差不多有十年了……”

“他是你的亲戚？”

“太太，不，不是亲戚——只是一个同伴，对我不会有妨碍。”

“他用你的钱吗？”

“用我的钱，太太……一个穷人有帮助另一个穷人的义务……”

“原来如此！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倒是有钱人的义务。”

“在有钱人，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那是一种消遣……可是我们这类人……”

“唔，得啦，得啦……你分明是一个慈善家。不过现在我们来谈谈正经事。”祖母突然把她那干瘪的黄脸转过来，用法语对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去念你的神话学去。”

我跳起来，走到祖母面前，吻了她的手，便走出去了——去花园里玩。

祖母庄园里的这个花园很老而且很大，一到春天就有夜莺唱歌，杜鹃唤友；便是在夏季闷热的时候，那儿也是凉爽的，那儿有我所喜欢的最隐秘的角落，我把它叫“瑞士”。

然而这天我还未到“瑞士”，一个身材很高的人，穿了一件黄绒布的农民上衣，戴了一顶高便帽，出现在我面前。脸很长，但很和善。有一对发红的小眼睛和一只非常可笑的鼻子。

“早安。”我说。